

# 郑和印施《大藏经》题记

——郑和皈依佛门的左证

李希泌

我国明代伟大的航海家郑和的家世及宗教信仰，自云南昆阳发现明永乐三年（1405）李至刚撰《马公墓志铭》后（墓主即郑和之父马哈只），世人始知郑和原性马，出身于伊斯兰教世家，其父马公，因朝覲过伊斯兰教圣地麦加而得到哈只的称号。郑姓乃是明成祖赐给郑和的姓。

郑和是虔诚的伊斯兰教徒。他于永乐十五年（1417）第五次下西洋时，曾在泉州回教先贤塚行香，“望灵圣庇祐”。当年郑和的行香石刻，今尚留存于福建泉州。但事隔三年，郑和于永乐十八年（1420）却以佛教徒的法名“福吉祥”的名义，将他印造的《大藏经》，喜舍于云南五华寺。云南省图书馆今尚存有郑和当年印施《大藏经》的题记。

郑和皈依佛门，史传无记载，故其动机何在，何时皈依，皆所不知，窃不揣翦陋，略纾管窥如下：

按郑和于永乐七年（1409）第三次下西洋时，曾在锡兰国（今斯里兰卡），以金、银、织金紵丝宝幡、香炉、花瓶、紵丝表里、灯烛等物，布施佛寺，郑和曾立碑昭告于佛世尊。这块碑刻今尚保存于斯里兰卡的科伦坡博物馆。郑和在碑文中赞颂佛世尊说：

仰惟世尊，圆明广大，道臻玄妙，法济群伦。历劫河沙，悉归弘化，能仁慧力，妙应无方。……比者遣使诏谕诸番，海道之开，深赖慈佑，人舟安利，来往无虞，永惟大德，礼应报施。（录自《西洋番国志》附录一《郑和在锡兰所立碑》，中华书局1982年11月第二次印刷）

这说明郑和在未皈依佛门前，他已崇信佛教。所以，他后来皈依佛门，不过是他先前这种信仰的发展，不足为怪。郑和在锡兰昭告佛世尊的碑文中，对皈依佛门的动机已交代得很清楚，即“深赖慈佑，人舟安利，来往无虞。”同时，我们还应考虑到郑和皈依佛门的政治因素。据郑和下西洋的三种实录——《瀛涯胜览》、《星槎胜览》与《西洋番国志》等书所记郑和下西洋经历的各国，有不少是信仰佛教的国家，如暹罗、占城、锡兰等国是也。郑和皈依佛门后，以佛门弟子的身分，或许有助于他和佛教国家的交往。

郑和在锡兰所立碑，一开端便表白自己是大明皇帝所遣太监郑和，并未用他的法名“福吉祥”。如果这时他已皈依佛门，他不可能捨法名而不用。由此可以推测郑和皈依佛门的时间，当在永乐七年（1409）与印施《大藏经》题记的年代——永乐十八年（1420）之间。

今年是郑和第一次下西洋五百八十周年，缅怀先烈，我们从郑和宗教信仰的一个侧面，将他印施《大藏经》的题记移录如下，以供研究郑和生平业绩者参考。

大明口奉

佛信官太监郑和，法名福吉祥，谨发诚心，施财命功印造大藏经一藏，计六百三十五函，喜舍于云南五华寺，永远长生供养。以此殊勋，上祝

佛图永固，帝道遐昌，

佛日增辉，法轮常转，海晏河清，民康物阜。所冀福吉祥几

受

命于四方，经涉海洋，常叨恩于

三宝，自他俱利，答报

四恩，均资三有，法界有情，同缘种智者。

永乐十八年岁次庚子五月吉日福吉祥谨题。

题记总共一百四十三字，列为十一行，镌在经卷上一个牌位的中央。牌位底部有基座，上则有云头，云头中镌有释迦牟尼佛的趺坐像。（见本刊本期封二插图）

又友人肖新祺同志，一生与古籍打交道，解放前，贩书为业，今在中国书店工作，经他过目的善本旧槧甚多。据告，一九六四年夏初，北京中国书店曾举办古籍小型展览，陈列宋元旧刻、明清精槧、名人抄校、活字本、木刻插图和彩绘图书等九十余种，其中有郑和刻的《优婆塞戒经》一种，肖新祺同志在其所撰《业余偶抄》一稿中，著录此书如下：

优婆塞戒经 存七卷。北京天竺三藏法师曇无讖于姑臧译。明宣德五年郑和刻本。梵夹装。

按宣德五年（1430）乃郑和第七次下西洋（宣德六年1431）之前一年，上距其永乐十八年（1420）印施大藏经已历十载。郑和于宣德五年（1430）镌《优婆塞戒经》，说明郑和所刻佛经，不止于施舍于云南五华寺的大藏经，郑和究竟刻了多少佛经，无文献足征。但今日我们能看到的至少有两种，即：永乐十八年（1420）印施于云南五华寺的《大藏经》残本与宣德五年（1430）刻的《优婆塞戒经》残本。十分遗憾，这两种郑和刻的佛经，我都未曾看到原件。印施于云南五华寺的《大藏经》，我仅看到云南省图书馆李孝友同志寄给我的题记复制件，《优婆塞戒经》系根据肖新祺同志《业余偶抄》的著录，深盼有机会能一阅原件。

云南省图书馆李孝友与宋文熙两同志热情相助，惠寄题记复制件，谨此致谢。



《郑和印施〈大藏经〉题记》书影

(云南省图书馆 李孝友 宋文熙供稿)